

国内首部描写金融改革的史诗类小说

流金时代

上篇



一个风险投资公司的兴衰
一件黄金开采引发的血案
一部再现中国资本市场建立、
反映十年股市风云、
展示大型国际商战的
恢宏巨著

莫然◎著

国内首部描写金融改革的史诗类小说

流金时代

上篇



莫然◎著

天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金时代(上、下)/莫然著. —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55-1650-0

I. ①流…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2794号

LIUJIN SHIDAI

流金时代

莫 然 著

出品人 罗文琦

责任编辑 卢亚兵
装帧设计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责任印刷 桑 蓉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0mm×260mm 1/16
总 印 张 40.25
总 字 数 790千
定 价 68.00元(上、下)
书 号 ISBN 978-7-5455-1650-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17

Contents | 目录

引子：天安门广场的奇遇·····	008
1. 流淌着金子的华尔街·····	016
2. 猪肚与资本市场·····	028
3. 世贸大楼的约定·····	040
4. 阴差阳错的婚姻·····	050
5. 高层受阻·····	061
6. 上流俱乐部·····	074
7. 梧桐树决议·····	088
8. “中国证券之父”·····	100
9. 狭路相逢·····	112
10. 金矿血案·····	125
11. 走进中南海·····	137
12. 特殊任务·····	149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经验

13. 精英荟萃“京联办”	164
14. 破冰之旅	177
15. 天生三桥	192
16. 挺进上海	207
17. 乐发股票乐不可支	221
18. 隐藏多年的秘密	233
19. 只把上海当延安	243
20. 特区跃跃欲试	254
21. 重走长征路	263
22. 防微杜渐	274
23. 一往情深	286
24. 风险投资露峥嵘	296
25. 敲锣开市	308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多年前致力于中国的金融改革，

并为证券市场的建立付出了心血的人们；

他们是开路先锋，也是铺路石子，

他们为沪深两市立下了汗马功劳；

没有他们昨天的执着和努力，

就没有今天股民破亿的资本神话。

而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序言

Preface

记录历史

本书是第一部以建立中国证券市场为主线的长篇历史改革小说。在金融改革的宏大背景下，小说通过三对男女的人生命运及爱情故事，展现了那个充满变数和机遇、创造奇迹的恢宏年代。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改革就势在必行，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票问世，到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从自发、无序的买卖，到规范、有序的市场；资本市场一路走来，不但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其间也有许多精彩绝伦而鲜为人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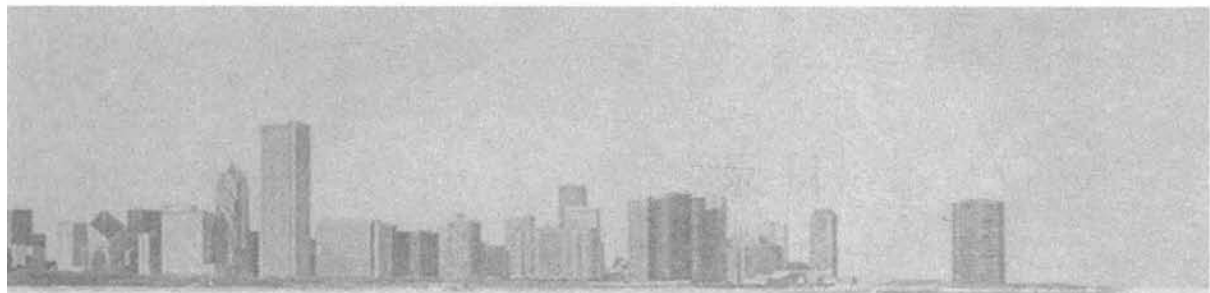
历史永远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产生文学艺术作品的丰厚土壤。在今天这个时代，写出以此为背景的史诗般的传记类小说，也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漫漫征途，英才辈出；滚滚洪流，逝者无数。开拓者或甜或苦，或扬鞭催马或跌落尘埃；随行者或喜或忧，或驻足不前或赤膊上阵；旁观者或远或近，或翘首观望或奋笔疾书……

如今回眸，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俯瞰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他们偶然必然，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许你我曾同行其间？一路伴随，也有共同的感受？

而作者采集其中的生命火花，写出其间的人生况味，也是极有写头极有看头；相信读者品读赏析，也是极为有趣且极具价值吧？

这是一条流淌着金子的路，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直到今天，每当想起那些疯狂到恐慌地步的、几乎是穿越过我们生命的、差点儿倾覆了我们生活的金钱所汇成的巨浪，仍觉得记忆犹新。虽然国家和人民都成长起来了，金融改革也绽放出了灿烂的花朵，社会经济也因之而更加繁荣，但我们再想起当年那些崩溃了的或者是化为灰烬的东西，还是心有余悸。



金钱就是这样奇妙和令人神往，它有着特殊的生殖力及繁殖力，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它不仅能使你在阳光下美梦成真，给你的人生带来幸福与欢乐，还能使乡村发达、荒野繁荣、道路通畅、大楼高耸、人民安康、国家和平、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科技飞跃、时代更迭……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酵母、地球上人类生存最需要的沃土吗？

然而金钱也是一种致命毒素，它使人们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迸发出伟大动力的同时，也能驱使人们犯下可怕的罪恶，给你带来血淋淋的重创，乃至毁灭性的打击。因而人们也一直在致力于肃清它所带来的灾难，避免使这被搅动的污泥卷入更多的牺牲者，也避免人类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那么，金钱就一定充满罪恶和痛苦吗？是不是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种遥远和迷茫的目标？是不是还有一些高尚的、善良的、公正的和昂贵的东西？是不是人们正在向这目标前进而不自觉？是不是正因为如此，金钱才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人们内心向上的东西？那些永远使人们心底充满了希望的美好的东西？

应该是有的吧！如果本书能让你觉醒或三思，作者便大可告慰了！

那么本书也将是美丽的天空下，一件最愉快的创造物。

引子：天安门广场的奇遇

1987年金秋的傍晚，一个男人在天安门广场徘徊。

他约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仪容英俊，穿一身精工细作的西装，两手插在裤袋里，若有所思地走过广场。刚下了一场雨，路面有些潮湿，天空仍是乌云一片，空气却变得十分清新。他跨上纪念碑的阶梯，朝下望了望，又抖开一张雪白的手绢铺在台阶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似乎陷入了沉思。共和国的象征是北京，而北京城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每个大小城市几乎都有这种地标式的、作为街区核心的广场。除此之外，国人还没见过另一种类型的广场吧？

一个新颖的构想，一个宏伟的憧憬，正在隐隐浮现……

“喂，您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您没看见，天已经下雨了……”

他转身一瞥，一个身披杏黄色雨衣的矮小人儿已傍着他坐下，一顶长檐的红色休闲帽，衬着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儿，一对黑黑的眼眸透出深切的关怀，清脆的语调洋溢着一片热情。

他不禁笑起来，“我正在想西方的一句俗语：一个人是有钱好？还是聪明好？”

“叔叔您自己对这问题，一定有个巧妙的回答。”那少年好奇地思忖着。

方剑云事后回想，正是这句嘎嘣脆的“叔叔”二字让他丧失了警觉，竟对一个偶然遇上的少年郎大发感慨。

“这句俗语刚发明时，一定是有钱好，因为聪明人也不得不听有钱人摆布。但今天肯定变了样，因为聪明人即将主宰一切。小伙子，你说呢？”

少年把两只纤秀的手交叉在一起，撑住自己的下巴，严肃地朝他眨眨眼，“我不知道，因为我还小，只有十七岁，还没选举权。对我来说，无论有钱还是聪明，样样都重要……”

方剑云听他说得有趣，又笑了笑：

“是吗？那你在这雨天里，跑出来做什么？”

“我一直住在上海，老想让妈带我来北京玩儿……”少年突然变得羞怯，好像做错了一件事，“刚才我趁她睡着了，就独自溜出来，看看天安门。”

方剑云这才听出，少年那纯正的普通话中，掺杂着一丝南国口音。他抖抖裤管

站起来，发现雨水已浸湿了质地精良的西装。“你普通话说说得不错嘛！我还以为你是北京人呢！”

少年也跟着站起来，清秀的脸庞突然涨满红晕。“我来北京是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我从小就想当演员……叔叔您说，我能行吗？”

方剑云迈下台阶，为这孩子气的问题而发笑。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干这一行的！”

他漫步走开，少年却疾步如飞地赶上来。

“叔叔，您还没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

方剑云淡然说：“好吧，我让你猜猜……你看见了天安门广场，能说出它的具体情况吗？”

“什么、什么情况？”少年茫然地转身望望，有点儿结巴。

方剑云说得字正腔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占地54公顷，可供50万人举行集会。它有一条用3.12万平米的花岗岩铺成的长390米、宽80米的大道，可通过120路纵队。即便最负盛名的罗马圣彼得教堂广场，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也不能与它相比……”

“您是故宫解说员？或者就是建筑师？”那对黑黑的眸子射出敬慕之情。

“只要你高兴，随便怎么称呼我都成。”方剑云懒洋洋地朝他投去一瞥，“事实上不出三年，我就会在北京城另外修建一座广场，一座多功能的商业广场。”

“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敢相信……”少年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方剑云高傲的面庞浮现出笑容，“我也不敢相信。可我是聪明人，历史给了这可能。”

他转身要走，一只冰凉的小手却拉住了他。“叔叔，公共汽车站在那边……”

一刻钟后，方剑云和少年站在广场一侧的车站上候车，心里责怪自己不该让司机先回去，也惊异自己被一个外地男孩儿牵着鼻子走。雨越下越大，渐渐如水柱般倾泻而下，身上的名牌西服被淋得透湿。他们上了一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闻着扑面而来的浑浊气息，方剑云更是对今晚的境遇迷惑不解：难道他跟这个未成年的小伙儿之间，还有什么纠缠不清的东西？

“喂，你在什么地方下车？”车厢里人很多，他只得提高了嗓音问。

少年调皮地看着他，“随便，想在什么地方下车，就在什么地方下车！”

“你可真淘气，你妈放心让你出来吗？”

他们站在车门开启处，公车到站了，他把少年往里拉了拉，担心门一开，拥挤的人流会把这男孩带下去。乘客走出老掉牙的破车门，立刻消失在黑暗深处，街上的行人几乎绝迹。今秋还未下过这么大的雨，他喜欢这种考验人意志的暴风雨，但不喜欢被温暖和舒适抛弃。

“啊！”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嘶叫，声音惨烈无比。

方剑云发现车门已关上，少年正好被夹在门缝里。一向沉着冷静的他吓慌了，连忙去拉车门。他腕力很强，但强不过折叠门的夹力，少年一声声惨叫，似被夹得痛楚不堪，司机却像没听见，公车照样往前驶去，售票员也不知挤到何处，人们纷纷喊叫停车，一片喧闹中反而什么也听不清。暴雨更加猛烈地冲击着车窗，少年的叫声刺入耳鼓，方剑云拼命扳拉车门，只觉得背上冷汗涔涔。司机终于发现这情况，连忙停下车，启开门，售票员也大汗淋漓地挤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她用标准的北京话直嚷嚷，好像被夹住的是她，“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还会被车门夹住？喂，你是他的什么人？怎么带他出来，也不当心一点儿？”

方剑云抱起少年，气愤得声音直抖，“好吧，我们下车……”

少年似乎痛得昏过去，一声不吭，方剑云跨进雨地里，看他紧闭双眼，也乱了方寸。车门还未关上，乘客纷纷说：“快上来吧，别斗气，到下一站找个医院看看，这孩子伤得不轻！”

少年似乎感觉不自然，挣脱开他的怀抱，站在地面上晃了晃，又几乎摔倒。公车开走了，方剑云连忙扶住他，这才后悔不该把车放走——风雨交加的夜晚，到哪儿去喊出租？

“你痛吗？”他俯身关切地问少年，“我看看，夹到哪儿了？”

“夹到腿上了，正好在膝关节，当时痛得钻心，现在好一点儿了……”少年闪身躲开，脸上又露出那股调皮的神气，“我妈说我，一出门老是惹麻烦！”

“我看你倒像个机灵鬼……”

方剑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努力辨认着四周景物。

少年眼光一闪，又按住膝盖蹲下身。

“哎哟，腿还在疼……叔叔，是不是腿夹断了？”

方剑云想看看少年的伤势，漆黑之中却徒劳无益。“如果伤了筋骨，你刚才还能动吗？这儿离哪家医院都不近，下雨天也不好打的……”

他瞥见少年哭丧着脸，又赶快安慰，“孩子，你忍着点儿痛，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伤势，再打电话要车。”

少年一怔，然后不悦地说：“我有名字，我叫林依依……”

方剑云微微一笑，眼底有一丝温和的玩世不恭。

“你不喜欢我叫你孩子？但这名字也真是的，怎么像女孩子？还有几分钟路程，你可能走不过去……来，我背你吧？”

林依依有些不安，羞答答地望着他：

“行吗？虽然您个子大，但我看您不常背东西……”

“你不是东西。我只怪自己一时心血来潮，于是你这小可怜儿，就赖上我甩不掉了！”

方剑云叹了口气，才俯身背起他往前走。“孩子”并不重，背在背上如影随形，方剑云甚至有种感觉，似乎背上的东西正是一件容易碎的玉器，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分量……

他在一栋大楼门口停住脚，微笑着自言自语：

“天哪，幸亏我今天带了钥匙。”

林依依挣扎着爬下来，“怎么？这是您的家？”

方剑云扶他走到电梯旁，“我的天，你问题可真不少……请你进了房间再问吧！”

电梯里的人注意地看着他，方剑云想起一身糟透的西服，对自己的形象大为恼火。他何尝如此不注重外表？又何尝对谁献过殷勤？只怪今晚碰见这小家伙，一切都乱了套！

小巧紧凑的两居室是单位上分的，装修得很精致，陈设也挺讲究，但乔韵跟他很少在这儿住。墙上的水彩画还是那年夏天去青岛旅行时买的，一艘艘帆船满载着出海的期望，可他从没仔细欣赏过。16楼的玻窗可以俯瞰半个北京城，此刻窗外却是大雨如注，漆黑一片。

“来，你先在这沙发上躺下，把雨衣脱了，我去找药盒子……”

方剑云把一床毛毯扔在沙发上，自己也冷得发抖，真想去喝口酒温暖一下。转身看去，那少年已脱下雨衣，小小的身躯裹着毛毯，缩成单薄的一团。他一脸掩不住的笑意，觉得这孩子的神情很有趣，似乎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就变得挺紧张？

“给您添麻烦了！”林依依窘得脱口而出，“我这样子好狼狈……”

“你只是个吓坏了的大眼睛娃娃。”他走过去，淡然说，“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没有伤口，只是有些红肿……”林依依迅速缩回腿，有些歉疚。

方剑云已捉住他的腿，掀开裤管检查伤势。“也没红肿……你现在还疼吗？”

他手指拂过对方的肌肤，林依依浑身一颤，像触电一般。

“不疼了。我很有本事忍痛。”

方剑云皱紧眉头站起来，“真奇怪，你好像钢筋铁骨？可我听你在车上叫得挺厉害！现在当然没事儿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农村插队时我当过赤脚医生……”他看看腕表，懒洋洋地笑道，“如果你同意，我想我们应该先喝杯酒，之后你就可以随便提问了！”

林依依“哧”地笑出声，“您真聪明，我现在就想提问。我可想象不到，您赤

脚会是什么模样？我看您就像个绅士……不，还是说骑士吧，今晚您的行为就像个真正的骑士。我特别欣赏您不跟那个女售票员计较的态度——好吧，我们下车！您这样说时真有风度！”

少年不加掩饰地用一种爱慕的眼神看着他。方剑云多年来一直承受着女性的青睐，现在见一个男孩也欣赏自己的魅力，只是耸耸肩，不予理会，一双深黑色的眼睛却眯了上去。这是一个英俊挺拔的男子，身高至少有一米八，肩宽体壮，肌肉结实，一头浓密的黑发精心地梳往脑后，更加突出了脸上每一根坚毅的线条。眉毛时常高傲地往上抬着，似乎习惯了居高临下地打量人，下巴轮廓清晰，一张嘴坚定地抿着，嘴角也微微上翘，好像总含着一丝揶揄在嘲笑世事。此外，还有一股不容否认的自信的魅力，从他那矫健挺拔的身躯上缓缓发射出来。

林依依正在研究那张不可捉摸的嘴，两人的视线接触了，方剑云只见对方的眼睛深处亮起一簇明灿的火焰，也觉得彼此之间泛起了一种奇异的相知相契。他微微一笑，便以一种男性坦然的目光，欣赏地望着对面这个大男孩那生动活泼而又俊美精致的五官。

“喂，未成年的朋友，怎么样？你愿意喝杯酒吗？”

林依依双手扣在胸前，忍住了笑声。也许事情再往前一步，就更加戏剧化？他眼睛里射出期待的光芒，“好吧，我看你的酒柜上都是洋酒，我还没喝过呢！”

方剑云从酒柜上拿起两只杯子，往厨房走去。已是晚上九点过，乔韵在家肯定等急了。得赶快把车叫来，将这小伙子打发走。也许他还想再聊聊？但自己实在没时间了……

方剑云在换衣服、找药盒、洗杯子的工夫，思绪又转到下午的总结会上。

这几年，他所领导的东方创业投资公司横空出世，犹如旭日东升，在国内的金融界迅速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创业投资也即风险投资还是个新名词，许多人听都没听说过，但他们这伙年轻人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飓风，成为叱咤海内外的弄潮儿，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亚洲市场，并向欧洲市场进发。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也必将是艰难而曲折的！

创业投资是个新概念，它是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专业的投资。其作用是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投资。风险投资家运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关系来帮助创业者，将其最初的设想逐步转变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创新者和风险投资家在此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贡献，还实现了其个人的价值，而且得到了满意的回报，取得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了大量经济学者到先进国家去进修。八十年代初，方剑云也曾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学者，去欧洲的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参观学习，又在北欧的瑞典边学习边工作，度过了十个月难忘的时光。当时他英语还

不过关，国家给的经费也不多，下了飞机，满眼看不见黑头发，觉得自己就是个发展中国的土包子，与人家差距太大。赶快省下零用钱，全都去买书，一边啃面包，一边读这些大部头经济文献，以图尽快赶上去。

如今回想那些岁月，方剑云仍是感慨万分。虽然跑马观花，但也受益匪浅。尤其是在瑞典，他还享受到国人难以想象的荣耀。那本是个奇妙的国土——冬季太阳升不起来，每天都是黑夜；夏季太阳又落不下去，每天都是白昼。一个十六世纪的漂亮皇宫，借给一个负责科研管理与环境保护的国际组织，方剑云就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有一天，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来视察，跟方剑云握手时，突然亲切地祝贺他生日愉快！原来那天正是他三十岁生日，而年轻的国王则比他大一岁。方剑云有些惊讶，没想到人家还知晓自己的生日，且被如此隆重地提起。国王又说，他访问过中国，对中国印象很好。国王身着华丽的红色制服，戴着金色的绶带，皮靴锃亮，光可鉴人。而方剑云却穿了一套深灰色的中山服，未免灰不溜秋，有些自惭形秽……就在那一刻，他下决心要在中国土地上干一番业绩，光鲜亮丽地度过这一生！

不久他又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硕士。两年后回国，正逢中央首次提出，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我国也要发展风险投资。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方剑云被任命为总经理，那时他才三十三岁，是全国部委中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但由于观念上与体制上的障碍，金融改革未能与经济改革同步，资本市场还没建立，融资渠道也不通畅，契约关系不健全，知识产权也不明确，致使刚崛起的风险投资事业举步维艰，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我们现在无法搞真正的风险投资，只能向钱向钱向钱看，赚钱赚钱赚大钱！”公司的副总经理杨四海一再说，“只有我们自身强大了，才能把这项事业推上去！”

作为哈佛商学院留学归来的高才生，杨四海干任何事都有自己的思路。但方剑云总觉得，自己跟这个被圈内人士誉为“黄金搭档”的老朋友，还有一定距离。这也是他在开完总结会后，想独自出来走走的原因之一。杨四海的为人处世老让他捉摸不透，这位仁兄有时喜欢跟他打太极拳，且路数诡谲，匪夷所思。看来东方公司在聚敛了一批精英人才后，还得在人事关系上狠下功夫。这一点恰是他最不擅长的。有时候，他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方剑云端着两杯酒走回客厅，不禁愣住了，林依依已经缩在沙发上睡着，并且睡相滑稽，看起来不折不扣像个满脸污秽的洋娃娃。方剑云皱起眉，放下酒杯走过去，一面轻轻揭去他头上仍然戴着的那顶不伦不类的红色长檐帽，一面心里仍在想着如何打发这个烦人的大娃娃，下一秒却顿时为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那层惹眼的遮蔽揭去后，一缕缕微带卷曲的秀发就散了开来。方剑云眯起一双黑眼睛，缓缓扫过那垂到肩头甚至可以披到脑后的长发；惊讶的目光又移到对方脸上，注意到那弯

弯的睫毛下一双紧闭着的秀目，当眼皮睁开后，那里将闪耀着淘气幽默的光芒；还有精雕细琢的鼻梁，柔和的双颊以及红润的嘴唇。然后他的眼光继续往下溜，滑落在那浑圆的颈项，饱满的胸部，纤细的腰肢以及修长的双腿上……

方剑云一语不发地端着酒杯转回厨房，将一杯酒倒入水池内，默默喝着另一杯。

见鬼！傻瓜都早该看出来她是个女人，自己为什么竟被蒙在鼓里？她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看她样子，也不像个深夜出来戏弄男人的坏女子，倒像个演技并不高明的小演员……对了！这就是答案，她确实告诉过他，她正想考戏剧学院。那么这一回，她是强迫自己也在其中充当个角色了？也许实际的效果出乎她本人意料之外？或者她还在希求着，自己能对此有个配合的态度？那她可要失算了！他什么好听的话也不会说，一句也没有。方剑云一面数落着自己，一面心里明白，他是掉入了一个也许并非精心编织的圈套里了！

客厅的电话响起来，方剑云踮起脚尖走去接，竟是汪国强打来的。

“你的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他深感意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老弟，我找你找了半个北京城，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汪国强比他大几岁，跟他相处却无拘无束，“我把乔韵给我的电话号码都打遍了，最后才找到这儿……”

“有事儿吗？”方剑云回头看了看熟睡的林依依，“你今天怎么有空跟我扯闲篇？”

汪妻是跟方剑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两家的父母是老战友，关系非同一般。他跟汪国强则在延安插队就认识，两人也曾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豪情立壮志，决心干出点名堂来。若干年后，他俩又都辗转调回北京，在各自的岗位上脱颖而出，几乎是前后脚地加入了金融界。汪国强现在担任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时常约着方剑云谈天说地，两人继续侃大山。说到高兴与忘情处，汪国强还喜欢唱两句“道情”，或者是吼几声秦腔。与方剑云的全面洋派不同，汪国强喜欢自称山药蛋派，作风亲民颇接地气。他的为人处事也一贯低调，甚至瞅人说事儿都一如既往地平民着，即使身居高位，也仍然像个生产队长或车间主任；主持开会时，表情还带点儿平静与羞赧。但这份平静又似隐含着惊雷一般，那羞赧之后或将有暴雨倾盆……

“于无声处听惊雷。”方剑云曾这样评价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我只是个陕北农民。”汪国强打趣地笑道，“我们公司也有人说我是个纯北京爷们儿，但我总觉得，还是那几年下乡时，当地农民对我的影响最大。”

“还有人说你行为处事像个红卫兵呢！”方剑云肯定地说，“但你就是你自己。”

汪国强的谈吐也挺风趣幽默，他说国人最缺少幽默，他愿做个表率。总之，多重性格和多重表现集中在其人身上，使他成为最具个性最富色彩的青年官员，前程不可限量。

他听方剑云如此发问，便笑着说：“我才知道，怎么你去了一趟美利坚？还长达三个月之久！这等好事儿，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快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儿？”

“哦，那是我被选为艾森豪威尔学者，去美国参观访问三个月……”

方剑云在电话里简略地介绍了一番：八十天，三十五个城市，的确收获不小……

“这个好啊，这就是洋务嘛！”汪国强笑问，“怎么样？找个时间，详细聊聊？”

“行啊，尽快安排。”方剑云想了想，“明天中午，一起吃午饭如何？”

“一言为定，我们就去吃那个……你我都爱吃的酱猪肚。”汪国强笑声朗朗，听来犹如春风拂面，“你喝啤酒我喝茶，谈谈纽约华尔街，聊个痛快，不醉不归。”

方剑云当即答应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顿猪肚将改变历史，扭转乾坤。

方剑云兴奋地放下电话，转过身来，正碰上一对明亮的双眸。

“你在接电话？谁打来的？”林依依小心翼翼地问，“好像你挺高兴？”

“小姐，你不觉得，你打听得太多，也太好奇了吗？”方剑云的声音充满嘲弄。

“小姐？”林依依抗议地坐起身子，“你是在说笑吗？”

方剑云走过去，从她身边捡起那顶红檐帽，毫不掩饰自己讥笑的目光。

“这场喜剧也该收场了吧？对不起，小姐，你的演技虽然高超，结局却出乎你的意料。此外，我也得为自己的退场表示遗憾呀！如果我配合得不好，那也并非完全出自我的意愿……”

“哎呀！”姑娘惊叫着捂住头，心也似乎飞扬了起来。

窗外，大雨仍然肆虐着，把一对陌路相逢的青年男女与世隔绝起来。

1. 流淌着金子的华尔街

方剑云是这一年春天由美国驻华大使洛德推荐，被一个世界金融组织“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选上，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该组织成员，飞往美国去参观学习。该组织由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捐助，参加成员均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政府官员、优秀金融人士，如国家财政部长，或银行行长之类。而在中国，却是一个小小的投资公司管理者入选，自是极大的殊荣。本年度全世界入选的有15人，亚洲人数不多，有新加坡总理助理，和台湾一个银行的行长。

参观学习的行程非常自由，完全让本人拟定计划和安排。各大美国企业分别负责一个人的全部费用，赞助方剑云的恰是波音公司，条件更宽松。方剑云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多去几个城市转转，以便打开眼界，从数量上来考察美国金融业。他先到基金会的所在地费城，又去其他三十五个城市，历时近三个月，完成了这个壮举，堪称大饱眼福，脱胎换骨。

那时东方公司已成立快两年，实践证明，风险投资在中国大有作为。但他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要使这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产物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和分析研究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经验，再结合实际国情加以运用。因而他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试图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以便指导今后的工作。但苦于英语口语还没完全过关，与美国同行交流有些困难。虽然他“出洋”较早，留学几次，平时在公司也挺努力，经常把外事活动中一些难懂的用语记下来，回家查字典，甚至不耻下问地去请教下属员工和翻译，但出行中运用起外语这门技巧，还是觉得不够驾轻就熟。而他所到之处，见了无数的金融界人士，大多是银行行长或者投资公司老总，跟人家交流起来也不是很自如。

在此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都不了解。他们跟他聊起来，听说中国也在搞风险投资，时常耸耸肩，或抽抽大鼻子，用“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来形容。在费城他遇到一个中国翻译，因出国较早而自命不凡。听说方剑云是搞风险投资的，就大惊小怪地说：

“不可能吧？这在中国叫作非法融资，绝对不允许！听说上海刚枪毙了一个，就是说他有在银行体系外的融资行为……你可要小心点儿！”

方剑云听了哭笑不得，也无从解释。